

PERROTIN

Gabriel DE LA MORA

Modern Weekly,

Gabriel de la Mora: The Fragile Eternity

September 2023

THE FRAGILE ETERNITY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脆弱的永恒

也许没有另一种物种能够像蝴蝶这样淋漓尽致地体现互相矛盾的概念了——梦幻又现实，短暂也永恒，残酷亦美好。蝴蝶的寿命常常很短，有的朝生暮死，至多不超过一年，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蝴蝶又常常被用来指代人类本质永恒的魂魄。墨西哥艺术家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就用自己的《鳞翅目 (Lepidoptera)》系列作品向我们讲述了这个“脆弱中的永恒”的故事。

编辑 罗敏 | 采访&撰文 Emin | 图片提供 艺术家与贝浩登 | 设计 Wiki



1

短暂而脆弱的蝴蝶和永久而坚硬的黑曜石混搭在一起，于是我诞生了一种想法：在自然中寻找矛盾，用其天然的色块和材质进行艺术创作。

神圣的二元性

在古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神话中，有位名为“黑曜石蝴蝶 (Itzpapalotl)”的女神。黑曜石蝴蝶，顾名思义，伊兹帕洛特尔的翅膀是由黑曜石构成的，正如坚硬的黑曜石和柔软的蝴蝶翅膀形成的矛盾统一体一般，伊兹帕洛特尔自身的二元性也极具吸引力：她是一位“西瓦特奥特尔 (Cihuateotl)”，指在分娩时难产逝去的妇女的亡魂，她是灵魂转世与重生的标志；她又是一位“齐齐米特尔 (Tzitzimitl)”，是人类的威胁，在日全食下她可能吞噬人类——“一个不可预知命运的恶魔般的女神，她是美丽的，脸上却有着死亡的符号”。《墨西哥诸神》书中曾这样描述。

2004年2月的某一天，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在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中闲逛，伊兹帕洛特尔黑曜石和蝴蝶翅膀的强烈冲突形象让他着迷。“短暂而脆弱的蝴蝶和永久而坚硬的黑曜石混搭在一起，于是我诞生了一种想法：在自然中寻找矛盾，用其天然的色块和材质进行艺术创作。”不久之后，《鳞翅目 (Lepidoptera)》系列诞生了。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是墨西哥著名当代艺术家，目前生活和 works 于墨西哥城，因为使用蛋壳、鞋底、扬声器网罩、羽毛等废弃物作为创作材料构建视觉作品而闻名。远远看去，《鳞翅目 (Lepidoptera)》形似一幅璀璨的宝石拼贴，临近细看，画面由无数不规则碎片的蝴蝶羽翼均匀排布而成。因为在排布过程中，艺术家极为小心地避开将拥有相似的脉络纹理、色调的片段放在相邻的网格中，从而造成了仿佛钻石切面的视觉效果。

正如灵感来源黑曜石蝴蝶女神，“矛盾的二元性”亦是德拉·莫拉作品重要的一部分。表面是看似极简的单色，但背后蕴含着高强度的技术复杂性、概念的严密性以及被有意嵌入的信息。创作材料是自然死亡的蝴蝶翅膀，然而逝去的生命成为《鳞翅目 (Lepidoptera)》最初的起点，在作品中重获新生。

1.2.3.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在工作室 © Andrew Reiner



2



3



4

德拉·莫拉将得到的蝴蝶材料切割成无数不规则碎片，以碎片作为构成元素，通过制作几何式的构图将图像转化为乱书，图案、纹理和色彩被重塑组合，创作成新的作品。如此的重塑过程就仿佛古墨西哥文化中蝴蝶存在的双重性象征——平衡着秩序和混乱。

在短暂中塑造永恒

墨西哥有个蝴蝶谷，每年秋季，不计其数的黑脉金斑蝶（帝王蝶）会横贯整个北美，用五个月的时间跨越五千公里的路程，从加拿大和美国飞到墨西哥山区的森林，然后准确地找到这座山谷，凭借墨西哥温暖的气候在其中度过冬季，保持物种的延续。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后，它们又再次踏上旅程，跨越那五千公里回到北方的故乡。一年十二个月中，它们有十个月在路上。然而，黑脉金斑蝶的寿命大约只有九个月，生命的长度并不足以支持它们的个体完成回乡的路程，也就是说，蝴蝶大军每年往返于一南一北两个故乡，却没有哪一只蝴蝶两次踏进过同一个故乡。白云苍狗，生命轮回，生生不息，这般小小的生物自有宏大气势。

这般塑造宏大也是加里布埃尔·德拉·莫拉进行《鳞翅目(Lepidoptera)》创作的初衷：通过色彩与编码的实验展现出蝴蝶的拟态，用脆弱的蝴蝶翅膀编造永恒。

在认字不久之后，德拉·莫拉就意识到自己的阅读障碍，“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之上”。但他也因此发现自己拥有一件不寻常的语言技能：阅读障碍促使他将文字视为图像，放大细部结构和元素的尺寸，他可以直接倒读一个句子，哪怕单词拼写错误，也可以立即认出——“当你不理解摆在面前的信息或你听到的信息时，它们就会立即变成图像、碎片、噪音和无穷无尽的与内容或现实无关的东西……”专注于看似微小但其复杂表面构建的实践从儿时便开始被训练，直到这样的重塑技能在《鳞翅目(Lepidoptera)》被使用。

如同其他生物，蝴蝶也有拟态的倾向，它们可以像一朵花，一棵树，一片从北方的秋天抑或热带雨林中掉落的叶子，它们未加修饰的美丽和亲密感可以将树林中某个孤独的地

方变成精神反省和捕获快乐的空间。正因如此，待蝴蝶自然死亡之后，这般拟态依然被延续。德拉·莫拉将得到的蝴蝶材料切割成无数不规则碎片，以碎片作为构成元素，通过制作几何式的构图将图像转化为乱书，图案、纹理和色彩被重塑组合，创作成新的作品。如此的重塑过程就仿佛古墨西哥文化中蝴蝶存在的双重性象征——平衡着秩序和混乱。

蝴蝶效应

如果说墨西哥神话为德拉·莫拉将蝴蝶羽翼置入抽象绘画增添了一层文化内涵，那么其本身不容忽视的美就宛如另一种语言：色彩成为你所见证的元素的本质，“让人困惑和充满决定性的不是元素的存在，而是它们的相互组织，它们彼此呼应的面貌。”

德拉·莫拉的职业生涯始于建筑师，但是在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研习绘画之后，他决定放弃，转而利用建筑学背景来展开创作，这也是他的艺术创作总是强调显著的数学精度，专注看似微小但极其复杂的表面构建的原因。继续秉持对科学和进化论的兴趣，在艺术试验的最开始，德拉·莫拉使用的是人类的头发、羽毛或蛋壳制作，收集材料，精心制作二维的表面，组成几何式的单色或硬边绘画。直到开始使用蝴蝶羽翼进行创作，那些单薄的二维表面顿时灵动新生起来，蝴蝶经历蜕变，阐述生死的隐喻仿佛跃然纸上。用如今的“蝴蝶效应”来讲的话，曾经建筑师笔下的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制造了如今永恒的《鳞翅目(Lepidoptera)》。

iWeekly ×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以下简称GDLM）

iWeekly: 可以给简单介绍下《鳞翅目(Lepidoptera)》系列吗？灵感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会用蝴蝶翅膀作为材料进行创作？

GDLM: 2004年2月，我决定不画画了。从那时候起，我重新开始思考，尝试拓宽“不用颜料的绘画”的理解。我决定用新材料重新进行绘画创作，例如，19世纪末墨西哥房屋的旧天花板、废弃的鞋底、胶印机的废弃橡胶毯和铝板、家里和工作室的灰尘、火柴、蛋壳和羽毛……被丢弃的废料成为我的创作灵感和材料。

在我使用羽毛创作的时候我就对斑斓的彩虹色非常感兴趣，这也是我决定尝试使用蝴蝶翅膀的原因。蝴蝶翅膀拥有天然的差异，品种不同，纹路与色彩都不尽相同。与此同时，在一次参观墨西哥国立人类博物馆中我知道了伊兹帕帕洛特尔(Itzpapatl)， “黑曜石蝴蝶”女神，于是我诞生了一个想法：在自然中寻找灵感和色块进行艺术创作，将短暂而脆弱的蝴蝶和永久而坚硬的黑曜石混搭在一起。

iWeekly: 在创作中，您是如何选择蝴蝶翅膀的颜色和材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的？

GDLM: 我收到农场的蝴蝶材料就会将它们翅膀分割成不同尺寸的小方块碎片。这些就是我的“信息”，我用它们创造各种几何网格以及不规则图案。有时候我会根据颜色将他们重组，有时候也会根据不同的图案进行配置，总之，会将它们放入一个统一的逻辑思路中进行创作。

iWeekly: 你个人会有对某类型的蝴蝶的偏好吗？

GDLM: 我个人非常喜欢绚丽的彩虹色，但是我认为每只蝴蝶都可以代表不同的想法，组成不一样的图案。我有时候会有偏好，但是每使用一种新物种材料进行创作，成品出来之后我就又改变主意，之前最喜欢的又变了。

iWeekly: 曾经在采访中看到你只会选择“自然死亡的蝴蝶”作为原材料。这样的蝴蝶有什么特别的吗？你可以和我们分享更多收集蝴蝶翅膀材料的过程吗？

GDLM: 当我2004年决定放弃绘画创作的时候，我也决定之后创作中使用的材料都要是废弃材料。我们所谓的“废弃材料”可能指某些物品使用期限之外的，可是这些报废材料假如换一个环境，也可以成为“新”的，它曾经的功能性、服务性、所承载的能量和信息依然可以被延续。这般意义上的“消亡和新生”，非常吸引我。

我曾经在联系蝴蝶养殖场的时候我问过那些自然死亡的蝴蝶会被用来做什么，他们告诉我说没有人要，因为死亡之后的蝴蝶可能因为损坏而不完整。不过这种外形上的完整性恰恰是我不在乎的事情，我更在乎的是它们拥有完整的生命周期，并且可以作为材料给我提供完整的功能。

iWeekly: 在你的作品中颜色也是重要的元素。你是如何通过颜色组合表达你的情感或者想法的？

GDLM: 颜色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东西，它也是墨西哥文化的一部分，无处不在。我对颜色一直非常感兴趣，但是在创作的时候我很长时间都主要使用黑白色，也就是在近期不久我才开始使用大量不同的颜色。约瑟夫·阿尔伯斯的《色彩的相互作用》一书是我的色彩理论来源，我从中提取了许多概念。

在《今鸟亚纲(Neornithes)》系列作品中，我开始用的材料是有机染色的火鸡羽毛混合搭配其他不同种类的真实鸟羽毛，一切都是来自自然的天然色彩。不过随着创作的深入，我现在会使用涂有丙烯颜料的火鸡羽毛，这极大丰富了我的创作，我就有超过150种颜色可以搭配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在《鳞翅目》系列中我使用的都是天然的蝴蝶翅膀，各种种类的蝴蝶。一只蝴蝶，不同的部位例如翅膀正反面、顶端和底部，它们颜色和图案都有很大的不同。最近，我开始在一件作品中混合不同种类的蝴蝶，更多丰富的选择让我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图案和颜色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iWeekly: 有没有某些颜色组合特别吸引你？

GDLM: 我喜欢任何颜色组合的可能，成千上百种的组合，永无止境，而且总会出现新的可能。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某种蝴蝶翅膀呈现特别的金属色的蝴蝶。

iWeekly: 在墨西哥文化中，蝴蝶是二元性的符号象征，是生死之间转世的向导。对你个人而言蝴蝶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GDLM: 许多中美洲文化认为，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会像蝴蝶一样回来看望他们活着的家人或朋友，蝴蝶代表纪念和思念。在墨西哥原住民(Chichimeca)伊兹帕帕洛特尔(Itzpapatl, 也称黑曜石蝴蝶)是掌管着因为分娩死亡的女人们去往天国的女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性的例子，生死如何连接，好坏，日夜，男人女人，左右，前后，上下……

iWeekly: 除了蝴蝶之外，有没有其他墨西哥文化元素对你吸引特别大，并且对你的作品产生影响？

GDLM: 我爱墨西哥，爱墨西哥文化，墨西哥手工、古迹……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我也喜欢收集这些物品，它们给我灵感启发，和我的创作息息相关。对我而言，每一个想法都会变成一个作品，然后产生一个系列。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灵感总是来源于生活。

iWeekly: 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前你曾经是个建筑师。是什么契机让你从建筑师变成艺术家的？建筑师的经历对于你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GDLM: 首先，我喜欢我作为一名建筑师所学到的一切，至今在创作中我仍然会使用我作为建筑师时使用的方法。你其实可以在我的创作作品中看到建筑元素，复杂的构建、多层次的叠加……我在建筑学中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一项功能或服务而创造的，当这一切结束后，它变成了遗迹，哪怕是被扔进了垃圾桶，它的结束也可能是另一件事物的开始。

iWeekly: 你在工作室中的一天通常是什么样的？

GDLM: 我觉得我的工作室更像一个实验室。一切都被井井有条地分类放好，里面有大量的艺术作品，还有更多可以继续研究和探索的灵感和想法。

iWeekly: 你不工作的时候会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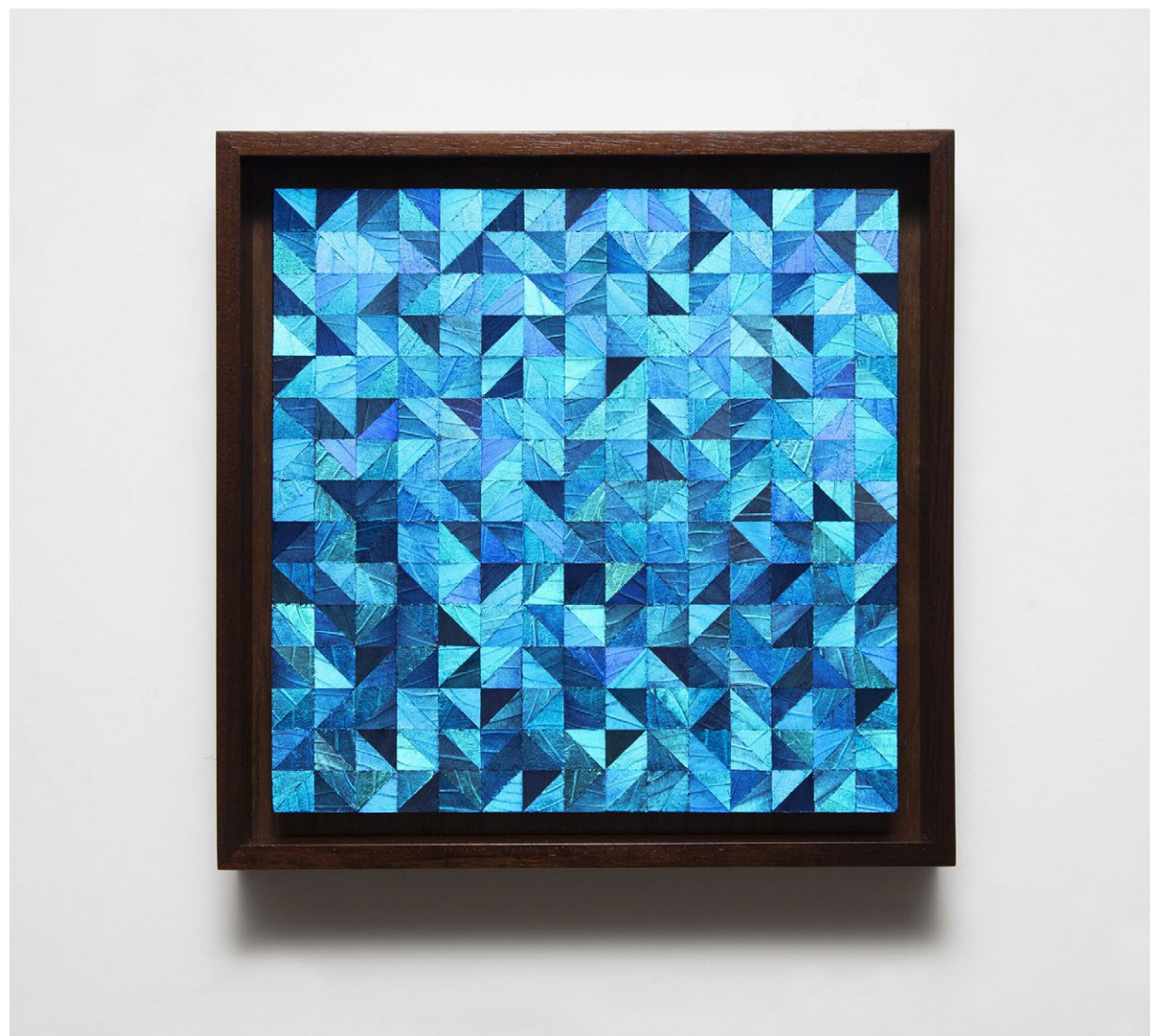
GDLM: 我几乎一直在工作和思考，我热爱艺术，热爱我现在做的事情。我不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在阅读、散步、和朋友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外出旅行、参观展览或者博物馆、看电影听音乐、去集市……总之我会去可以和自然接触到的地方。

iWeekly: 你喜欢阅读吗？可以和我们分享3本你最喜欢的书吗？

GDLM: 我喜欢阅读。不过我是有阅读障碍的人——我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到书本上，所以我阅读的时候通常会保持绝对安静，比如会戴耳塞。因此我通常会很多次地读同一本书。

我最爱的书是《差异与重复》(1968)，作者是Gilles Deleuze，这是我一直会带在身边的书。

我还很喜欢看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传记和著作，Hanne Darboven和Hilma af Klint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位艺术家。



4.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 2022 红翅鹤顶粉蝶羽翼拼贴双联
5. 加布里埃尔·德拉·莫拉, 2022 大内蝶羽翼拼贴, 博物馆展版